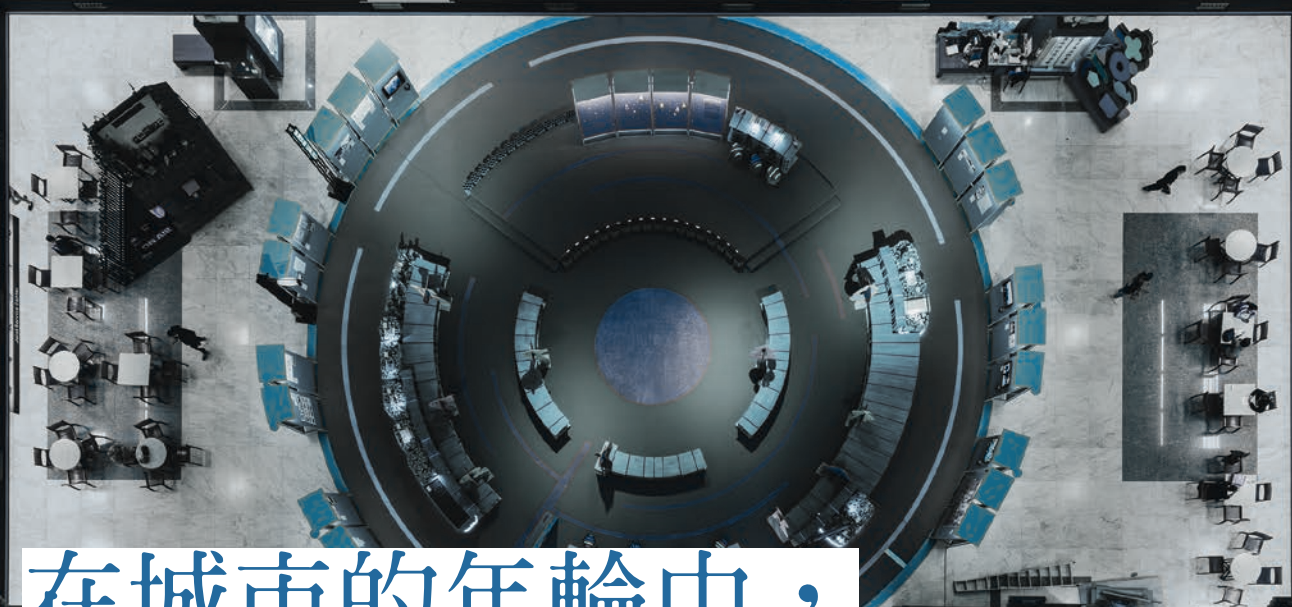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城市的年輪中， 練習看見彼此

《我們嘉義輪》策展人、成大建築系兼任講師\呂武隆

老實說，最一開始並沒有太多浪漫的想像，腦中只有一股糊塗的興奮。這種感覺，其實和我在課堂上，看見學生第一次嘗試把專業帶進真實社會時很像：「既期待，又不確定自己是否準備好了」。彷彿也是所有地方工作者，投入地方事務的心聲：「要是能貢獻自己所學所長，那一定會……」。是不是幾乎所有人都是這樣開始的？

第一次到策展大會簡報時，距離開展的日子所剩無幾。那天上台，我的聲音還有點抖，不是因為沒見過大場面，而是因為這次要處理的題目實在太「重」了：城市治理、歷史脈絡、市民參與、公共空間。每項單獨拉出來談，都足以架構成一學期的課，現在卻要被放進同一個展覽裡，還要讓一般市民能夠看得懂、能主動參與。

回想起自己這幾年在策展的投入，相較於建築專業，策展更是向大眾傳達設計觀點的有效媒介，但有時也會反思，策展會不會只是把事情說得比較好看？想起自己在課堂上，常常提醒學生：「做設計

不是要漂亮就好！」討喜的形式，會不會反而模糊了觀點？

再加上這次場地位於嘉義市政府一樓中庭，多數人走進來，腳步會自然變快、聲音會變小，行為也變得小心翼翼。大家心裡想的通常是「事情辦完就走」，要在如此拘謹的場所，談城市、談公共、談共享，一定是充滿挑戰的。

年輪記載城市故事，
城市壁畫成為市府公
共藝術。圖片提供／
諸羅設計塾。



在共享城市中，走進《我們嘉義輪》

為了慶祝嘉義市建城321週年，嘉義市政府舉辦城市博覽會，主場館《我們嘉義輪》是一個闡述百年治理的展覽，被安排在「共享城市」展區。我們以「年輪」作為核心概念，帶出城市的累積與演變，展覽分為三個章節，從「物語」到「共生」，最後是「新輪」。

我們之所以把第一章命名為「物語」，是因為比起直接講歷史，我們更希望觀眾能先透過物件，慢慢靠近城市的時間感。你可以細細閱讀九組共四十件的物件，從清代建城以來、直至日本時代到戰後、近代的文件、照片、復刻品與影像，親臨這塊土地的記憶。

接著，第二章「共生」，則是帶大家思考現代性城市興起的基礎。當人們聚集在城市，自然形成一些衝突與需求，回應到城市治理的必要性。這裡記錄了十三組來自不同出身的人物故事，他們如何在嘉義，付諸具有公共價值的行動，處理不同治理需求，一起塑造城市的共同體。

我們嘉義輪展場空間，由上往下看。圖片提供／諸羅設計塾。

最後是第三章「新輪」，你會來到場中央的「共論場」，有十組不同年齡、背景的「市民現身」，在共論場上討論城市發展。策展手法上是用問答的方式來做連結，「市民現身」在場上，提出對城市發展的需求「問題」，接連到市府政策擬定內涵來做「回答」，這恰巧說明了治理的根本始於市民的需求。在「共論場」上，你可以坐下來休息、等家人，也可以抬頭看看中庭的挑高，或許正有人從上往下凝視整圈年輪。

展場的整體空間，大量使用木頭元素、插畫視覺與明亮色彩，目的都是要減輕市府的嚴肅感，讓觀眾可以放鬆。展場用同心圓的空間結構，把不同時代的治理，層層並置在同一個地方，讓人可以來回穿梭：城市怎麼發展、歷經災害又怎麼繼續往外生長。

策展作為一種以精練的展示手法呈現複雜文本的技術，實需仰賴不同專業者跨域合作：這次我作為策展人，協同同在成大建築系教書的許家茵兼任助理教授，作為展場的空間設計總監，統籌展場的設計製作；而歷史學系謝仕淵副教授，則擔任策展顧問，協助我們在史料、事件脈絡與展示架構上，鋪陳敘事的邏輯與重量。



由此可見，這場策展行動宛如是一場「大學研究」，想挑戰的是一我們能不能在大型展會遍地開花的當下，思考另一種可能性——以嘉義小城為田野，以城市博覽會為契機，共同打造以市民經驗為主體的展會典範。

讓人停留，才有創造公共的可能

在整個策展過程中，我常常站在遠處觀察人。比如說施工期間，會有許多公務員來關心進度，更有人每天拍照記錄年輪的生長。開展期間，觀眾的視線關注往往是我最好奇的事情，我原本以為最重要的是「大家看懂了什麼」，後來才發現，第一步其實是「大家願不願意停下來」。

會看到有人走到共論場邊緣，先站著，接著像試探一樣坐下，然後發現也沒人盯著他，就又放鬆一點。有人看著「市民現身」的人形立牌，笑了一下，才開始讀旁邊的文字。這些動作都很輕，透露的是：公共性不一定跟講話音量有關，而是有沒有一個空間，允許人暫時放慢節奏，從「通過」變成「停留」。

我們在談城市治理時，常常急著談立場、方案、對錯；但在真正的公共場域裡，很多時候人們首先需

要的不是立場，不是「我作為設計者，跟你說要怎麼做」，而是「我邀請你思考看看，你想怎麼做？」。

這也成為我在建築系教學現場，花許多力氣傳達的觀點，我們設計公共空間時，首要想的是：打造讓人安心與情感抒發的地方。策展，與其說是傳達訊息，不如說是替城市找到一個呼吸的節奏、喘息的空白。當一個地方能讓人停下來，關於城市的討論才有可能長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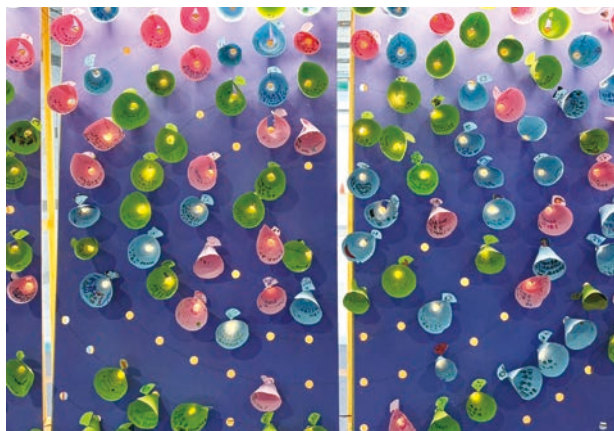
要共享，先設計一道有邀請感的「門檻」

「共享城市」是建築系時常觸碰的概念，聽起來很好，做起來卻容易流於口號。尤其我們從小學習「我要付出努力來擁有各種事物」：房子是我的、車子是我的、位子是我的；只要一想到要與他人「共享」，很多人開始渾身不對勁。

為此我們在展覽裡做了許多「生活化」的設計：運用插畫、明亮色彩、可坐可聊的共論場，讓日常材料能透過巧思成為椅子。甚至在設計民眾參與活動時，我們也常用音樂、遊戲化或一起吃飯的方式，漸進式的引導觀眾進入議題。

展覽第二章共生。圖片提供／諸羅設計塾。





很多人覺得我們刻意把事情變得可愛，但其實我們是想要創造出一種邀請。共享不只是理念宣示，而是一連串關於「可及性」的討論，關於「門檻要放多低」的設計選擇。是不是不分年齡的人都能聽懂？他們會不會覺得「這不是給我的」？這是啟動市民開始參與與討論的關鍵。因為只要門檻太高，公共性就會自動縮小成同溫層；這次策展最不希望發生的，正是大家以為都很有共識，但那個共識只存在於少數人之間。

這也讓我想到大學的訓練，常常鼓勵學生把事情講清楚完整，這是磨練專業的必然；但策展現場提醒

左 | 觀眾對城市的期許，在舞台上組成一圈圈年輪。圖片提供／諸羅設計塾。

右 | 觀展最後，可以留下自己對城市的期許。空間設計總監許家茵。圖片提供／諸羅設計塾。

我，還有另一種能力很重要：用適當詞彙來向大眾傳達核心本質。要講到讓別人願意加入，甚至願意表達不同立場，才有可能走向共享；否則再過精緻與精準，都只是關起門來孤芳自賞。



展覽第一章物語。空間設計總監許家茵。圖片提供／諸羅設計塾。



年輪是城市歷史的厚度，更是一張對話的圓桌

我們一開始談「年輪」，是考量到嘉義的歷史厚度，油然而生的象徵：嘉義從諸羅義民到市區改正、到林業現代化與戰後重建，再到今日青年返鄉與公民參與的文化創生。每一段都像年輪的紋理，既有裂痕也有修補，這些關於治理的人事物，蘊含在「年輪」的視覺形象中，成為一張城市壁畫。

另一個「年輪」的延伸，是「圓」所塑造的空間形式，這是極具渲染力的形式語言。圓桌沒有主位，也不會形成一條帶狀權力關係的長桌。大家坐下時，會自然看到彼此。在共論場上，你可以坐在

「市民角色」的旁邊：他們可能是孩子的家長、移居者、長者、創業者等等。那些立牌是要提醒你：政策聽起來很抽象，跟自己可能也不一定那麼切身相關，但它一定落在某個人的日常裡，而這個人就跟你我一樣，都關心這座城市、住在這座城市裡。

如果以「年輪」作為一個城市治理的意象連結，我們期待展覽就比較不會那麼「政策宣導」，而比較像是「我們可以一起討論的生活」。我認為年輪在這個展覽裡，與其說是歷史象徵，不如說是一種對話結構：它讓觀眾從外圈走向中心，再從中心回望外圈，共同向城市發聲，一起刻下下一圈的新輪。



舉辦市民討論夜，市民們在共論場上討論城市未來。圖片提供／諸羅設計塾。



展覽第三章新輪。空間設計總監許家茵坐在共論場上「市民現身」旁邊。圖片提供／諸羅設計塾。



我們嘉義輪展場空間。圖片提供／諸羅設計塾。



策展團隊。圖片提供／諸羅設計塾。

以策展來實踐公民教育

觀展體驗的最後，看完十個代表市民的提問，觀眾也能夠留下自己對於嘉義的未來想像，這些文字將組成一個個傳聲筒，在舞台上排列成一道道年輪。同時在展期期間的週六夜，我們在共論場上舉辦了三場市民討論夜，分別從市府政策的三大面向：新經濟、城市體驗與全齡人才，邀請市民在市府中庭共論，留下自己對理想嘉義的聲音。

此外，展覽期間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：無論是孩童、長者或外地人，都能在展覽找到能貼近自己的部分，甚至有許多市民再帶家人回來，開啟世代間的對話。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經驗閱讀城市，後期

有志工主動用自己的話導覽：有人從公園密度談到生活步調，有人從步行困境想到孩童與長者的移動權，有人從共享單車反思公共資源的維護倫理。這些都不是我們用志工教育訓練手冊、群組通知就能完成的，它更像是：我們提供一個結構，讓理解自然發生。

大學是訓練專業的地方，專業固然重要，但在城市策展中，專業給人的距離感，往往不一定是最有效的。真正能夠促成影響力的專業，往往也意味著，讓人有停留的可能，邀請你開始產生對話。策展工作讓我們退後一步，展覽讓市民知識成為經驗建構的一部分。



策展人呂武隆導覽展場
圖片提供／平凡製作；圖片來源／《+1+1+1》Special Issue。

結語

回頭看《我們嘉義輪》，我想我們給大眾留下一個練習：練習在城市裡停下來，練習看見彼此的需求，練習向彼此說出對城市的嚮往。

如果一定要說我從中得到什麼，我想是：讓人停留，才有創造公共的可能；要共享，先設計一道有邀請感的「門檻」；年輪是城市歷史的厚度，更是一張對話的圓桌。而策展，不是替城市說話，而是讓更多人有機會說出自己的版本。

作為一個大學講師，我也想把這句話帶回課堂：有時候，最重要的不是你講得多完整，而是你有沒有把空間留給學生，無論是在教育現場，還是在城市之中。